

中国星族

文苑之英笔底写尽愁悲伤心事
银海之灵演出戏里戏外真假情

珍闻与纪实

团结出版社

当代文坛“独行侠”

关中才子贾平凹沉寂几年一鸣惊人

高度隐居作品屡屡引致轰动

目前仍无下海打算之柯云路

正在打算干什么？

“流行诗人”汪国真断言

可为国人争回一个诺贝尔文学奖

影坛怪杰张艺谋含泪吐真情



当代中国大纪实

丛书

《当代中国大纪实丛书》

中国星族： 珍闻与纪实

余晓红 编

团结出版社

新登记号（京）174号

责任编辑：程 平

版式设计：顾 奇

中国星族：珍闻与纪实

余晓红 编

*

团结出版社出版

（北京东皇城根南街84号）

北京市达明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发行

*

开本 787×1092/32 开 印张 12 字数 280 千字

1993年10月第1版 1993年10月第1次印刷

ISBN7—80061—789—0/I·147

定价：8.20 元

目 录

第一编 文苑珍闻

步入“禁区”的贾平凹 (1)

- 当代文坛上的“独行侠”
- 左掌“事业线”直贯中指
- 中国文坛蒙着四重面纱的“关中才子”
- 要在文学上搞出开创性,观念不变不行

冯骥才的心路历程 (10)

- 祖父是一个饭馆老板,父亲篮球打出了名
- 不怕高考,只和女友聊天
- 作画不成,进了篮球队
- 结婚时,两人工资加起来只有7块钱
- 反思文革,挖掘悲剧
- 文化小说,扬名中外

柯云路打算干什么? (23)

- 在写作时,我是高度隐居的
- 将自己的作品献给21世纪
- 我从未忘记过自己的作家身份

- 希望自己的作品拥有尽可能多的读者
- 对自己作品的要求：在当代造成轰动，在未来成为永恒
- 我始终关注人类的命运：长远的和现实的
- 近几年，我无法安排《灭与生》的写作
- 我目前还没有下海的打算

“汪国真热”的来龙去脉 (37)

- 江泽民接见汪国真
- 数学得3个“零蛋”
- 第一次发表作品很意外
- 一个女教师发现汪诗的出版价值
- 两次刻骨铭心的恋爱
- 冯牧断言：汪诗热是短暂的
- 汪说，想为中国人争回一个诺贝尔文学奖章

第二编 银屏灵秀

张艺谋含泪吐真情 (55)

- 有谁知道他的艰辛和磨难
- 因祸得福，人生感悟之道，又在他身上奇迹般的应验
- 拍《红高粱》前，艺谋和姜文在莫言的老家痛饮一顿；拍《菊豆》时，艺谋清醒而又不依不饶
- 仅仅是小说中提到一句关于灯笼的话，就构成艺谋拍《大红灯笼高高挂》的基本构想

●偶然发现《万家诉讼》，就有了今天的《秋菊打官司》

●他内心深处藏着一份高贵和孤傲

巩俐红透香港 (79)

●香港刮起一股“巩俐旋风”

●张艺谋成了大配角

●跑马场内的“巩俐潮”

●“大红灯笼”照遍香港

●巩俐自谓：趁年轻多拍些好戏

姜文的野心到底有多大？ (100)

●“中国对世界的偏见越来越小，而世界对中国的偏见依然很大”

●“姜先生的自尊、坦诚和幽默，是对中国的最好宣传”

●“在对生活和艺术的感悟上，我们一点儿不比洋人差”

●“一个崇拜别人的人不可能被人所尊重”

●“拍最真实最地道的中国电影而不能投洋人所好”

●“中国电影的路子太窄，心胸不宽”

●“我喜欢出人意料”

葛优母亲侃葛优 (114)

●小时候特老实，怎么也想不到他会成名

●从宿命论观点看，好像从小就注定要做演员

- 葛优哪点丑？不就是有点秃吗
- 张艺谋：绝了！葛优这小子，天生的反派
- 瞧他们父子俩

周里京三次蒙冤真相 (128)

- 《虎兄豺弟》裸于《画魂》之前
- 豪爽健谈的周里京
- 飞脚“大闹”的前前后后
- 调侃三次蒙冤真相

王铁成的潇洒人生 (138)

- 梅开二度，再次成为风云人物
- 情有独钟“周恩来”
- 14 分钟的戏，全场 17 分钟掌声
- 玩“古玩”的一把手
- 报考电影学院，初试就被刷下来
- 娶了个好媳妇
- 唯一的孩子，却是个傻儿子
- 还要拍一部大片子——《外交官周恩来》

“百花影后”宋佳 (155)

- “影后”的成功之“谜”
- 4 岁丧父
- 斯琴高娃：宋佳是最漂亮的演员
- 艺术是相通的
- 丈夫比她年长 21 岁

- 演过几乎全部大陆拍摄的琼瑶作品中的主要人物
- 谢晋：宋佳这段无台词戏，比台词部分更具特色

功夫大道李连杰 (164)

- “要干，就得一流”，李连杰从来都如是说
- 神秘的方世玉给我们留下一个神秘的故事……
- 30岁的他举行30岁大庆，30簇跳动的烛光，映耀着母亲泪光闪闪的微笑
- 十年磨一剑，功夫片李氏连杰的时代为期不远

第三编 舞榭风流

“相声大师”侯宝林之谜 (176)

- 不知父母是谁的苦孩子
- 语言文明，一生说相声只有一句玩笑话
- 魅力在雅与俗的交汇点上
- 动力就是“饿”

笑星马季的风风雨雨 (185)

- 街头巷尾说马季，人们有滋有味
- 周总理喜欢他的相声
- 在织造厂当过学徒
- 拜侯宝林为师
- 30多岁的汉子在中山公园约会
- 由相见到结婚，吵吵闹闹只有5个月
- 想为相声正正名，升升格

真诚的冯巩 (201)

- 在中央电视台露脸,每天 95 秒
- 15 岁拜马季为师
- 老山前线的“日本人”
- 春节晚会的六朝元老
- 拍电视出了点名堂
- 冯氏家族年长久远
- 妻子,儿子……

东方阳刚男子朱时茂 (220)

- 主演《牧马人》一炮打响
- 不识抬举,让谢晋“三顾茅庐”
- 被陈佩斯引入喜剧“歧途”
- 歪打正着引发全国小品热
- 16 岁的少年与 12 岁的女孩的故事
- 在美国是个待业青年
- 政治局里不能有双数

天生“反派”陈佩斯 (245)

- 老少演戏,没大没小
- 从小与匈牙利有渊源
- “五彩缤纷的豆花屁”
- 撞大运
- 田华录取了他
- 由当“匪兵”起家

●盼儿兴叹

赵本山的难言之隐 (267)

- 3岁挨饿,5岁丧母,8岁成流浪儿
- 演戏惹出盲人造反事端
- 丑角也有人格
- 假戏真做与死戏活演
- 除了身上穿的,一无所有

中国舞坛巨星刘敏 (277)

- 5岁就在《小蜜蜂》中领舞
- 全国舞蹈大赛“三连冠”
- 《海峡情》大型文艺晚会上,由于太投入、太忘我,竟一头栽进2米多深的乐池
- 刘敏是一尊偶像,只可远观,不能拥有,因为她太追求完美
- 《梦》,是她现实中的梦,也是她梦中的现实

第四编 歌林纵横

“大腕”歌星背后的徐沛东 (291)

- 大哥?叔叔?大伯?谜一样的人物
- 从小有心计
- 16岁离家闯世界
- 红歌星的背后
- 一曲《别挤了》,震慑人们的心

●对作品的追求：人人心中有，人人笔下无

“中国西部歌王”王洛宾传奇 (300)

- 解放前、后一共蹲了19年监狱
- 他是一个热血男儿
- 向“五朵梅”弯腰鞠躬
- “达坂城的姑娘真是大美人吗？”
- 一支优美的抒情曲，结尾竟是伤感的咏叹调
- 难忘美丽的监管人员维吾尔族姑娘撒阿黛
- 掀起“新娘”的盖头，竟是须发皆白的王洛宾

毛阿敏：中国歌坛“大姐大” (316)

- “偷税”舆论哗然
- 恋人背叛而去
- 歌声倾倒万众
- 100万点唱一支歌
- 婚嫁的种种传闻
- 凄楚的心声

“白马王子”蔡国庆 (332)

- “全频道歌星”
- 童年的歌，五味俱全
- 心中无歌好寂寞
- 真诚地捧出一颗爱心
- 座右铭：唱好歌，做好人
- “追星族”的偶像

解晓东星路悲喜录 (342)

- 说不清,道不明
- 为献花,两少女坐等4小时
- 挫折中的人生
- 抹不去的初恋记忆
- 拜师谷建芬
- 那英:我要不是比你大,肯定会嫁给你的
- 开国内歌星先河的“解晓东歌迷会”

那英,那歌那人 (357)

- 《爱你没商量》“商量”过后,玩文学的王朔退隐江湖,唱歌的那英崛起
- 《我不是个坏女孩!》
- “我为你唱首歌,唱得大河奔流”
- 《走出沼泽》
- 《活着就是现在》

文苑珍闻

步入“禁区”的贾平凹

孙见喜

- 当代文坛上的“独行侠”
- 左掌“事业线”直贯中指
- 中国文坛蒙着四重面纱的“关中才子”
- 要在文学上搞出开创性，观念不变不行

贾平凹，男性公民。身高 162 厘米，腰围一尺九寸，体重 54 公斤。

其人秉性恬静，尤喜沉默。商洛山的困顿生活使他少时营养不良，关中地面的白米细面也没有使他长高。他身矮而精瘦，没有拳击家的粗短脖子，没有类人猿的过膝长臂；没有京津小说家的滔滔言辞，没有江南文人的生动五官。然而细察，其四肢五官似有异人之相：腰身窄小，风骨清奇；目洞幽深，眼皮饱满。其它：鼻若截筒，耳垂硕长，双眉插鬓，左掌“事业线”直贯中指。

他是人吗？是人，却初交易，深交难。不是人，却也饮食男女，

同你同我同他。说他是中国文坛蒙着四重面纱的神秘人物，说他是“关中才子”，说他是“文坛怪杰”，理解的，不理解的，都这么说，同出于对他那独特而皇皇的著作成就。

其实，见他一面，第一个感觉便是担心，担心他飘化而去。一则出于对他瘦小肉身的怀疑，再则出于对他著作里那些佛道老庄的感应。有道人为之观相，吟出四句歌诀：

土宿端元似钱简，
灶门孔大即三公；
兰台廷尉来相应，
心主声名达圣聪。

此人乃楼观台道长。楼观台者，道教发祥之地也。位在陕西周至县东南 20 公里的秦岭山麓。

贾平凹到这里来，不为烧香打卦，不为游山赏景，实为一个“冠”字。冠者，帽也，巾也，头饰也。著作中，几遇道士道巾，总是不甚了了。所以，他一直在寻找机会，要弄明白中国这“道”及“道巾”的一切，包括文化渊源，包括经典讲义，包括行为戒律，包括衣食住行及起居服饰等等。

这道长是位学通古今的人，他有问必答，口若悬河，谈经论道，振振有词。

泥地上，道长说：“你问的那个道巾，其实不过是一块裹发的方布。所谓道巾，就是道士之冠帽。冠有 9 种，混元巾、九染巾、纯阳巾、太极巾、荷叶巾、靠山巾、方山巾、唐巾、一字巾。另外，全真道士戴的亦有 9 种，据闵小艮《清规之妙》载：一唐巾，曾因吕洞宾戴过，故亦名吕祖巾；二冲和巾，老者戴之；三逍遥巾，少者戴之；四纶巾，冷时戴之；五浩然巾，雪时戴之；六紫阳巾；七一字

巾，平时戴之；八三教巾，受中极戒戴之。以上均布缎所制，玄色。还有九九阳巾，杂入九流非其修之士所戴，纱缎所制。”

贾平凹一一作了笔录。他是有心之人，看似闲花野草，拾到篮里都是菜。

平凹告知道长：人身体的散热量百分之七十是从头顶失掉的，所以当是冠重衣轻；今人帽子虽不大讲究，可那万象纷呈的发型其实就是帽的变种。古之皇后所谓凤冠，今者女子烫有卷发，其意皆同，一在装饰，二在护脑，防止紫、红外线的侵伤。他由此而联生出许多奇谈怪论。

其实，贾平凹自己，却最不注重头上打扮。妻子要求他一星期洗一次头，可他常常就忘了，及至头痒得心慌，头屑积得麦一般，发丝沾连成片，他才匆匆地用洗衣粉搓一搓。主动洗头在他几乎等于零。民间传说，他一年洗头4次，是在春节、五一、国庆和他的生日。而理发的次数，基本上40天一次，理一次却要理得扎实。他不喜欢那种时兴的遮耳长发，说那是男不男女不女的“二倚子”。上学时，他留稼娃那种“铲铲头”，脑心一绺长发遮额，周围却剃得精光。娘手重，每次剃头，他都怕得掉泪。到商洛镇上初中后，院里弟兄几个联合凑钱买了一把理发推子，他们相互在对方头上修筑“洋楼”，大家乐得手舞足蹈。他的头发也同他的性格，柔韧而淡薄，理什么形式都是一边倒。那一次，上山砍柴滚了坡，回来便旋心毛发坚竖不伏，伯说是“吓走了魂”，娘便天天中饭时，拿箩在门口一边用饭勺朝回勾一边喊他的名字：“回来哟，平儿！”如是3天，那吓竖的头发才平伏。

他自小不爱戴帽子，为此惹娘生了不少气。人说他火气重，他便自信头上有3尺高的火焰。有那么高的火焰，偏就胆子特别小，攀高爬低的事他从来不干。上树掏鸟蛋，下河摸鱼，这类事与他无涉。上大学时，时兴黄军帽，当兵的堂哥送他一顶，可是只威

武了1天，坐公共汽车时就被人顺手拐走了。全国第一次短篇小说评比，给得奖作者发奖，临上北京前他花5元钱买了一顶蓝毛呢制帽，想着端端正正地戴上以增加形象之光辉。可是回到西安，朋友们一致斥责他把人丢尽了，使三秦父老脸上无光。人们在电视里看到的，蓝帽子遮了半个脸，帽子大，人头小，那感觉是个贼头贼脑的绉娃子形象。事后他后悔极了，想着自己从来不喜欢帽子，偶然所戴，怎么会庄严大方呢？从此，那呢帽便被压了箱底，即使严冬冻破罐子，他也要将头裸露着。他说，黑是黑，是本色，人头脸长得不好，即使戴上银冠凤帽，也不会增加光辉。

可是，有一顶帽子却引起了他的极大兴趣。这便是岳父那顶旧毡帽。这毡帽的一圈儿卷边翻起，帽便成筒状，如春秋士大夫的巍峨高冠，戴于头顶，给人以大气磅礴之势，庄严肃穆之感。一次同几位文友去看岳父，偶见那旧毡帽挂在墙上，朋友们好奇，传递着观看并轮流来戴。每个人戴上这帽，其风度顷刻间另生气象。岳父便讲了这帽的历史，这帽的质料，这帽的制作工艺，这帽的6种戴法，一时间逗起了大家的极大兴趣。

平凹先是把这顶帽在手上掂了掂，说是好沉，岳父说，不重，才斤半。平凹试着戴，问大家的印象，大家说印象模糊，说不出。再问，有说象屈原的，有说象钟馗的，有说象燕太子丹的。平凹观镜，大惊，问他自我感觉，说是一派奇伟壮士的形象，一时兴至，说：“伯，这个帽儿我戴了！”

时逢春节，他便戴了这毡帽四处游走。山里风大，路遇逆风，他便将遮耳遮脸全部放下，只留一双眼睛在那裂缝里露出，一时呈蒙面大盗之形象。

他说，中国小说，一派蓝制帽的样子，正经则正经，严肃则严肃，却缺少了个性和奇瑰；久之则乏，久之便腻，这是就形式而言。由此，他思索开去，实践开去，便有了《商州初录》之冲击文

体，有了《商州》之冲击结构。他说，世界上那么多大师获诺贝尔文学奖，盖出于开创。好比两个人用大刀长矛作战，忽而来了第三者，他放响了火枪，一下子便显出了大刀长矛的愚拙，所以要将诺贝尔奖授给放火枪的；不久，两个拿火枪的人又打起来，这时却来了个拿原子弹的，这原子弹便开创了武器的新纪元，所以这一次的诺贝尔奖要授给拿原子弹的。

可是，岳父那毡帽毕竟分量重，火力大，平凹戴上不出半月，便觉上头起了脑火，下头黄了尿液，喉咙也疼，耳朵也疼，眼睛也疼，他说：“新式武器还是厉害，观念不改变，用耍大刀的手去抠原子弹，没准要炸了自己！”

要在文学上搞出开创性，观念不变不行。他这种思考起始于1984年。

不少朋友路过西安，天热了去他家讨汗衫穿，天冷了去他家讨围巾戴，从来都是极便当的事。可是，朋友们发现，他极少时髦衣着。1980年前，他的出门衣服是涤卡“红卫服”。稍后，也有了涤纶和中长纤维裤，但那颜色非灰即蓝。人家时兴喇叭裤，人家时兴牛仔裤，人家时兴前进帽，人家时兴电子手表，这些，妻子给他买过，朋友给他送过，可他总是穿戴不出来。他说他要下乡，回商州了怕人骂，去外乡了怕见人。他咽下了真话。

他常年下商州钻山沟，风里来，雨里去，妻便花45元为他买了件“大地”牌的风雨衣。他穿着试了试，对妻子说“挺好”，却从来没有往外穿过。妻又为他买了马裤呢的风衣，这衣色深，且款式庄重，她要他在西安时秋冬平时穿。他还听她的话。只是每次开会什么的总是用翻领遮了头颈，龟龟地缩在屋角不吭气，人家不点名他连屁也不放。妻常在他耳边，说他好歹也是个人物了，隔三差五要去人面前走动，她要他尽量注重一下“仪表”，他口上应承着，行动上却常常“忘了”。妻给他买了雪花呢大衣，他连声